



世界经典名著

欧·亨利小说选

(下)

[美] 欧·亨利 著

董 义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虎口拔牙	员
艺术良心	愿
平均海拔问题	缘
牧场上的鲍比普夫人	苑
春天的预兆	愿
汽车等待的时候	缘
使圆成方	远
餐馆和玫瑰	苑
丛林中的孩子	苑
市政报告	愿
新天方夜谭	员
姑娘与习惯	苑
“各取所需”	员
幽默家的内心自白	员
寻宝记	员
并非特写	员
钟摆	员
两位绅士	员
虚荣心和貂皮	员
最后一片叶子	员
麦琪的圣诞礼物	员
回合之间	员

天窗室里发生的故事	圆德
爱的牺牲	圆苑

虎口拔牙

杰夫·皮特斯每次说起他的行业的道德方面对，总是滔滔不绝，欲罢不能。

他说：“只要我们在诈骗事业的道德方面上出现了分歧意见，我跟安迪·塔克的友好关系就有了裂痕。安迪有他的标准，我有我的。我并不完全赞同安迪向群众敲诈勒索的那种做法，他却认为我的良心大大妨害我们合作事业的经济利益。有时，我们争得面红耳赤。还有一次，大家越争越起劲，他竟然把我跟洛克菲勒相比。

“‘我懂你的意思，安迪，’我说，‘可是我们处了这许多年的搭档，你用这种话来贬低我，我并不生你的气。等你冷静下来之后，你自己会懊悔的。我至今为止还没跟法院的送传票的官吏打过交道呢’

“有一个夏天，我与安迪决定到肯塔基州一个叫青草谷的群山环绕、风景绮丽的小镇放松一阵子。我们自称是马贩子，善良正派，到那里是去消夏的。青草谷的居民很喜欢我们，我和安迪决定不采取任何不友善行动，既不散发橡胶种植园的项目书，也不兜售巴西金刚钻。

“有一天，青草谷的五金业巨头来到我和安迪安顿的旅馆，温和地与我们一起在边廊上抽烟。有时我们下午一道在县政府院子里玩掷绳环游戏，彼此已经混得很熟了。他是一个爱唠叨，面色红润，呼吸短促的人，同时又出奇地肥胖和体面。

“当天的要事都谈过之后，这位默基森——这是他的尊



姓——小心而又随便地从衣服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们看。

“‘嗯，你们有何高见？’他笑着说——‘竟然将这样一封信寄给我！’

“我和安迪一扫就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们还是假模假样地把它读了一遍。那是一种已经不鲜见的，卖假钞票的打字信件，上面告诉你怎么化一千元就可以换到五千元连专家也难辨真伪的钞票，还告诉你，那些钞票是华盛顿财政部的一个雇员把原版偷出来翻印而成的。

“‘他们居然会把这种信寄给我，真是天大的笑话！’默基森又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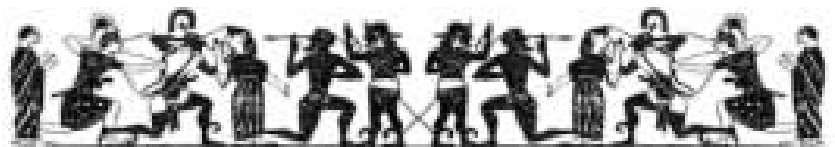
“‘有很多正派人都收到过这类信。’安迪说。‘假如你收到第一封之后置之不理，他们也就算了。要是你回了信，他们就会再来信，请你带上钱去交易。’

“‘没想到他们竟会给我寄信！’默基森说。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

“‘朋友们，’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是正派人，否则我也不会告诉你们了。我给那些流氓回了一封信，开个玩笑。他们又来了信，请我去芝加哥。他们请我动身前先给杰·史密斯拍个电报。到了那里，请我在某一个街角上等着，会有一个穿灰衣服的人走过，在我面前掉下一张报纸。我就可以问他：好处怎么样，于是我们彼此心领神会，就接上了头。’

“‘啊，一点不错，’安迪打了个呵欠说，‘还是老一套花样。我在报上经常看到。然后他把你带到一家已设了圈套的旅馆房间里，那儿早有一位琼斯先生在恭候了。他们摆出许多崭新的真钞，按五比一的价卖给你，你想要多少就有多



少。你亲眼瞧他们给你把钞票放进一个小包，以为全在那里了。可等你出去以后再看时，下面只是些牛皮纸。’

“‘哦，他们想在我面前玩那一套瞒天过海的把戏可不成。’默基森说。‘要是我不精明，怎能在青草谷创建了最有前途的产业呢？你说他们给人看的是真钞，塔克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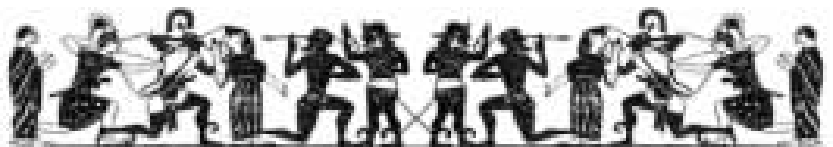
“‘我自己始终是——呵不，我在报上读到总是用真的。’安迪回答。

“‘朋友们，’默基森又说，‘我有脑筋，那些家伙可瞒不了我。我打算带上两千块钱，前去捉弄他们一下。如果我比尔·默基森看到的是真钞票，我会死死盯住它。既然他们说好五块换一块，我就咬死不松口，他们休想反悔。比尔·默基森就是这样的买卖人。是啊，我的确准备到芝加哥走一趟，试试杰·史密斯的五换一的把戏。我想油水是够肥的。’

“我和安迪尽力试图打消默基森那种梦想发横财的念头，但是无论如何也不成，仿佛在劝一个天生是赌棍的混小子别以布赖恩竞选的结果跟人家下赌似的。不行，先生，他一定要亲自去执行一件造福社会的事情，叫那些卖钞票的骗子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样也许能够给他们一个教训。

“默基森走后，我和安迪一声不响地坐了会儿，默默地思虑着理智的异端邪说。我们闲而无事的时候，总爱用思考和推理来充实自己。

“‘杰夫，’过了许久，安迪开口说，‘当你与我谈你做买卖的光明正大时，我很少不跟你抬杠的。我也可能经常都是错的。但在这件事情上，我猜我们不会有什么分歧吧。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叫默基森先生独自去芝加哥见那些卖假钞的家伙。那只能有一种结局。我们想法干预一下，免得闹出什么



不愉快的事来。你看这样我们良心上是不是舒服些呢？’

“我站起来，跟塔克使劲握了好长时间手。

“‘安迪，’我说，‘从前我看你做事似乎太绝，总有点不以为然，现在我知错了。说到底，人不可貌相，你毕竟是有副好心肠的，真让我钦佩之至。你说的话与我刚才想的完全一样，假如我们听任默基森去实践他的计划，’我说，‘我们不免丢人，不值得如此佩服了。既然他坚持要去，那么我们就跟他一同去，阻止骗局得逞吧。’

“安迪赞同我的话，他一心一意想打垮假钞票的骗局，这真让我感到高兴。

“‘我不自诩为虔诚的人，’我说，‘也不自认为是拘泥于道德的狂热分子，可是，当我眼睁睁看着一个运用自己的智慧，艰苦创业，在困境中成功的人将受到一个妨害公众利益的不法骗子的欺诈时，我决不能坐视不管。’

“‘对啊，杰夫。’安迪说。‘如果默基森决心要去，我们就跟着他，阻止这件荒谬的事情。跟你一样，我最不愿意看到别人蒙受这种钱财损失。’

“说完，我们就去找默基森。

“‘不，朋友们，’他说，‘我不能对那个芝加哥害人妖怪的歌声置若罔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非在这鬼把戏里挤出一点油水不行。有你们跟我同去，那太好了。在那五换一的买卖兑现的时候，你们在场或许可以帮些忙。好得很，你们两位情愿一同去，再好不过了，我真要把它这事儿当作一次消遣逗乐了。’

“默基森先生在青草谷放出风来，说他要出一趟门，同皮特斯先生和塔克先生一道去西弗吉尼亚勘探铁矿。他给杰

— 源 —



·史密斯拍了一封电报，告诉对方他于某日启程前去晤面。然后，我们三人便向芝加哥开进了。

“一路上，默基森洋洋自得地作了各种描绘，预先设想许多愉快的回忆。

“‘一个穿灰衣服的家伙，’他说，‘逗留在沃巴什大道和莱克街的西南拐角上。他掉下报纸，我就上去问油水怎么样。哈哈，哈哈！’他捧着肚子大笑了五分钟。

“有时，默基森又一本正经起来，他心里有鬼，不知该用什么胡说八道来排遣它。

“‘朋友们，’他说，‘即使给我一万块钱，我也不情愿这事在青草谷传扬开来。不然我就完啦。我相信你们两位是正人君子。我认为惩罚那些社会的蛀虫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我要让他们瞧瞧，捞油水到底是什么滋味。五块换一块——那可是杰·史密斯自己说的，他跟我比尔·默基森做买卖，就得遵守他的诺言。’

“傍晚七点左右，我们到达芝加哥。默基森约定九点半跟那个穿灰衣服的人见面。我们在旅馆里用了晚饭，上楼到默基森的房间里去等待。

“‘朋友们，’默基森说，‘现在我们一起算计算计，搞出一个打垮敌人的办法。比如说，我跟那个灰衣服骗子正聊得带劲儿的时候，你们两位碰巧闯了进来，招呼我：“喂，默基！”带着惊奇的神情来跟我寒暄。我就把骗子喊到一边，告诉他，你们是从青草谷来的杂货食品商詹金斯和布朗，都是大好人，可能愿意在他乡冒冒险。’

“‘他肯定会说：“要是他们愿意投资，算上他们一份好啦。”两位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

— 缘 —



“‘你认为如何，杰夫？’安迪瞅着我说。

“‘喔，我不妨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说。‘我说我们现在就结了这桩买卖吧。不必再浪费时间了。’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镀镍的三八口径的左轮手枪，把弹筒转动了几下。

“‘你这个不诚实、有罪的、阴险的胖猪，’我对默基森喝道，‘乖乖把那两千块钱掏出来，放在桌上。立刻照办，不然我要对你不客气了。我生来是个平和的人，可是有时也不免走极端。有了你这种货。等他把钱掏出来之后我继续说，‘法院和监狱才有存在的必要。你到这儿想骗那些人的钱。你认为他们想榨你的油水，你就有了借口吗？不，先生，你只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而实际上你比那个倒假钞票的坏十倍。’我说。‘你在家乡上教堂，做礼拜，倒挺像一个正派人，但是你到芝加哥来，想诈骗别人的钱，那些人正是同你今天想充当的这类卑鄙小人做买卖，才创立了包赚不赔的行当。你可知道，那个倒假钞票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要靠他养家糊口。正因为你们这帮假仁假义的公民专图不劳而获，才助长了这个国家里的彩票、空头矿山、股票买卖和投机倒把。要是没有你们，他们早就偃旗息鼓了。你准备抢劫的那个卖假钞票的人，为了钻研这门行当，可能花了好几年工夫。每干一次，他就承担一次丧失自由、钱财、甚至性命的风险。你却打着神圣护卫军的招牌，借着体面的掩护和响亮的通讯地址到这儿来诈骗他的钱。要是他弄到了你的钱，你可以去警察局报案。如果你弄到了他的钱，他只好哑巴吃黄连，典当掉他那套灰衣服去换晚饭吃。塔克先生和我看透了你们，所以我们一起来给你一个你应得的教训。钱拿过来，你这个啃草长大的伪君子。’

— 远 —



“我把两千块钱——全是二十元一张的票子——揣进内衣口袋。

“‘现在你把表掏出来。’我对默基森说，‘不，我不要那表。把它放在桌子上，你坐在那把椅子上，等足一小时才准离开。要是你大喊大叫，或者不到一小时就溜走，我们就在青草谷到处宣扬揭发你。我猜你在那里的地位名声对你来说总不止两千块钱吧。’

“于是我和安迪离开了他。

“在火车上，安迪好久默不作声。最后他说：‘杰夫，我想问你一句话行吗？’

“‘问两句都行，’我说，‘问四十句也不要紧。’

“‘我们跟默基森一起出发的那会儿，’他说，‘你就有了那种念头吗？’

“‘嗯，正是。’我回答说。‘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你不也是不谋而合吗？’

“大概过了半小时，安迪才开口。我觉得安迪有时并不透彻理解我的伦理和道德的思想体系。

“‘杰夫，’他开口说，‘以后你碰巧有空的时候，我希望你将你的良心画一张图解出来，配上注释说明。有时我想参考参考。’”



艺术良心

“我一直没能让我的搭档安迪·塔克屈服，从而使他信守地道诈骗的职业准则。”杰夫·皮特斯某一天告诉我。

“安迪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所以不可能诚实。他总是冒出形形色色歪门邪道的骗钱的办法，那些办法甚至就是在铁路运费回扣制度的章程里都不便说明。

“至于我自己呢，我向来不会拿了人家的钱而不给人家一点东西——比方说镀金的首饰、花籽、腰痛药水、股票证券、擦炉粉，或者砸破人家的脑袋。既然人家花了钱，总得收回一些代价。我猜我的祖先当中一定有几个新英格兰的人，他们对警察的恐惧和戒心多少遗传了一些给我。

“可是安迪的遗传系统不同。我看他跟股份有限公司差不多，没有什么祖先可供追溯。

“一个夏天，我们在中西部俄亥俄河流域捣鼓家庭影集、头痛粉和杀暗蟑螂药片的买卖，安迪又脑瓜一转，说出了——一个绝妙可爱到要令人骂娘的生财之道。

“‘杰夫，’他说，‘我一直在想，我们应该撇下这帮乡巴佬，把精力放到更有油水，更有出息的事情上去。如果我们继续在农民身上刮点小钱，人家就会把我们列入末流骗子一类了。我们不妨进入高楼大厦的地带，在大牡鹿的胸脯上咬他一口，你看怎样？’

“‘嗨，’我说，‘你知道我的怪脾气。我宁肯干目前我们所做的规规矩矩的买卖。得人钱财，总要留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给人家，让人家看得见、摸得着，即便是一只握手时会

— 愿 —



咬手的机关戒指，或者是会喷人满脸香水的香水瓶。你又有
什么新招，安迪，’我说，‘也不妨说来听听。我也不是拘泥
于小骗局的鼠辈，要是有的油水可捞，我也不会袖手旁
观。’

“‘我想的是，’安迪说，‘不用号角、猎狗和照相机，在
那一大堆美国的迈达斯，或者通称为匹茨堡百万富翁的猎物
们中间打一次猎。’

“‘到纽约吗？’我问。

“‘不是，老兄，’安迪说，‘匹茨堡。那才是他们的窝。
他们不喜欢纽约。只是因为人家指望他们出现在纽约，他们
才偶尔去玩玩。’

“‘匹茨堡的百万富翁到了纽约，就像落掉进滚烫的咖啡
里的苍蝇——成了人们注意和闲活的目标，他自己却不好
受。纽约讥讽他在那个遍地鬼鬼祟祟的势利小人的城市里扔
了那么多冤枉钱。而他在那里的实际花销并不大。我见过一
个一千五百万身家的匹茨堡人在纽约呆了十天的费用帐。帐
目如下：

往返火车票.....	圆肆肆元
到旅馆往返车费.....	圆叁肆元
旅馆费（每天 缘元）.....	缘肆肆元
小帐.....	缘 苑肆肆元
总计.....	缘 愿肆肆元

“‘那便是纽约的标价。’安迪接着说。‘纽约无非跟一个
侍者领班差不多。小费你给得出了格，他就会跑到门口，跟



衣帽间的小厮取笑你。因此，当匹茨堡人想花钱找乐子时，总是呆在家里的。我们就去那儿找他。’

“闲话不提，我和安迪把我们的巴黎绿、安替比林粉和影集寄存在一个朋友家的地窖里，便出发去匹茨堡了。安迪并没有苦思冥想出使用狡诈或暴力的出发，书面计划他向来很自信，在任何情形下，他的缺德天资都能应付自如。

“为了对我明哲保身和光明正大的观点作些让步，他提出，只要我积极投入我们将会采取的任何非法营生，他就保证受害者花了钱会得到触觉、视觉、味觉和嗅觉所能感知的真实的东西，从而使我良心上也说得过去。他作过如此保证之后，我的情绪好多了，便轻装上阵地投入了骗局。

“当我们在烟雾迷漫，他们称做史密斯菲尔德大街的煤炭渣路上向前走时，我说：‘安迪，你想过没有，我们如何去结识那帮焦炭大王和生铁小气鬼呢？我不是瞧不起自己，瞧不起自己的沙龙风度和餐厅气派，’我说，‘可是，我们要挤入那些抽细长雪茄的家伙们的圈子，恐怕会比你想象的要难一些吧？’

“‘要说有什么困难的话，’安迪说，‘只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教养和文化要高出一截。匹茨堡的百万富翁们是一批普普通通的、诚恳的、不端架子、很讲民主的人。’

“‘他们态度粗俗，表面上看似乎是兴高采烈、不拘小节，实则是不懂礼貌，很不典雅。他们的出身多半卑贱暧昧，’安迪说，‘并且还将生活在不干不净的暧昧之中，除非这个城市采用完全燃烧装置，消灭烟雾。如果我们随和一些，不拿腔捏调，不要跟沙龙显出距离，经常像钢轨进口税那样引人注目，我们跟那些百万富翁沟通交流是不存在困难



的。’

“于是安迪和我在城里逗留三四天，摸摸底细。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几个百万富翁的模样。

“有一个富翁老是把他的汽车泊在我们住的旅馆门口，叫人拿一夸脱香槟酒给他。侍者拔掉瓶塞之后，他就接着瓶口喝。这说明他发迹前准是个玻璃吹塑工。

“一天晚上，安迪没回旅馆吃饭。十一点钟左右，他来到我的房间。

“‘找到一个啦，杰夫。’他说，‘身价一千二百万。拥有油田、轧钢厂、房地产和天然煤气。人不坏，没有什么架子。近五年来发了迹。如今他聘请了好几位教授，给他补习文学、艺术、服饰打扮之类的东西。’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刚跟一个钢铁公司的老板打赌，说是阿勒格尼轧钢厂今天准有四人自杀，结果赢了一万块。在场的人都随他去酒吧，他请客喝酒。他对我特别有好感，请我吃饭。我们在钻石街的一家饭馆，坐在高凳上，喝起泡的摩泽尔葡萄酒，吃蛤蜊杂脍和油炸苹果馅饼。’

“‘然后，他带我去参观他在自由街的单身公寓。那套公寓有十间屋子，在鱼市场楼上，三楼还有洗澡的设施。他告诉我公寓装修花了一万八千块，我信这话。’

“‘一间屋子里收藏着价值四万块的油画，另一间收藏着值两万块的古董古玩。他姓斯卡德，四十五岁，在学钢琴。他的油井每天喷出一万五千桶原油。’

“‘好吧，’我说，‘试跑令人满意。但是有什么用呢？艺术品收藏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原油又有什么关系？’

“‘呃，那个伙计，’安迪坐在床上思索地说，‘并不是一般



的那种附庸风雅的人。当他给我显示屋子里的艺术品时，他的脸像炼焦炉门一般发光。他说，要是他的几桩大买卖做成，他就能使约·皮·摩根收藏的苦役船上的挂毯和缅因州奥古斯塔的念珠相形见绌，就像投影机打出来的牡蛎嘴巴一样。’

“‘然后他给我看一件小雕刻，’安迪接着说，‘谁都能看出那是件珍品。他说那是差不多两千年前的古物。是从整块象牙雕刻出来的一朵莲花，莲花中间有一个女人的脸。’

“‘斯卡德查阅了目录，考证出那是公元前埃及一位叫卡夫拉的刻匠做了两个献给拉姆泽斯二世的。另一个失传了。旧货和古玩商把欧洲各地都翻遍了，但是缺货。现在这件是斯卡德花了两千块钱买下来的。’

“‘哦，行啦，’我说，‘这些话在我听来简直是小河流水一样毫无意义。我原以为我们来这儿是让那些百万富翁长长见识，而不是跟他们学习艺术知识的。’

“‘耐心些。’安迪温和地说，‘要不了多久，我们也许就会有空子可钻。’

“第二天，安迪在外面呆了一上午，中午才回来。他一回旅馆就把我叫进他的房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鹅蛋大小，圆圆的包裹。解开来，里面是一件象牙雕刻，与他讲给我听的百万富翁的那件藏品毫无二致。

“‘我刚才在一家旧货典当铺里，’安迪说，‘发现这东西压在一大堆古剑和旧货下面。当铺老板说，这玩意在他店里有好多年头了，可能是住在河下游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或者什么外国人押当后到期未赎，成了死当。’

“‘我出两块钱跟他买，一定是显出了急于到手的神情，他就咬住如果不到三百三十五元，就等于是抢他孩子们嘴里



的面包。结果我们以二十五块成交。’

“‘杰夫，’安迪接着说，‘这跟斯卡德的雕像正是一对，一模一样。他肯定会把它收买下来，就像吃饭时围上餐巾一样快。说不准这正是那个老吉卜赛刻的另一个原件呢！’

“‘的确如此。’我说。‘现在我们怎么逼他一下，让他心甘情愿地来买呢？’

“安迪早就想好了策略，我来说说我们是如何执行的。

“我架上一副蓝眼镜，穿上黑色大礼服，把头发揉搓得乱蓬蓬的，就变成了皮克尔曼教授。我到另一家旅馆定了房间，拍一个电报给斯卡德，请他即刻来面谈有关艺术的事。不出一小时，他赶到了旅馆，乘电梯来到我的房间。他是个迷迷糊糊的人，嗓门响亮，身上散发出康涅狄克州雪茄烟和石脑油的味道。

“‘你好，教授！’他喊道。‘生意可好。’

“我把头发揉得更乱一些，从蓝镜片后面瞪着他。

“‘先生，’我说，‘你是宾夕法尼亚州匹茨堡的科尼利厄斯·蒂·斯卡德吗？’

“‘是啊。’他说。‘出去喝杯酒吧。’

“‘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胃口，’我说，‘我决不干这种有害有毒的消遣。我从纽约来跟你谈谈有关生——有关艺术的事情。’

“‘我听说你有一个拉姆泽斯二世时代的埃及象牙雕像，那是一朵莲花里的伊西斯皇后的头像。这样的雕像全世界只有两件。其中一件已经无影无踪多年了。最近我在维也纳一家当——一家没名气的博物馆里发现了它，并买了下来。我想要你收藏的那件。开个价吧。’



“‘嗨，老天爷，教授！’斯卡德说。‘你找到了另一件吗？你要买我的？不。我想科尼利厄斯·斯卡德收藏的东西是不会出卖的。你那件雕像带来了吗，教授？’

“我拿出来给斯卡德。他翻来覆去看了几遍。

“‘正是这东西。’他说。‘和我那件天生一对，每一根线条都丝毫不爽。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你说。‘我不会卖的，但是我要买。我出两千五百块钱买你的。’

“‘你不卖，我卖。’我说。‘请给大额票子。我讨厌啰唆。我今晚就得赶回纽约。明天我还要在水族馆授课。’

“斯卡德填了张支票，由旅馆兑了现款。他揣着那件古董走了，我按约定，赶紧回到安迪的旅馆。

“安迪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不时看表。

“‘怎么样？’他问道。

“‘两千五百块。’我说。‘现款。’

“‘还剩十一分钟，’安迪说，‘我们得赶巴尔的摩——俄亥俄线的西行列车。快去取你的行李。’

“‘勿须这么急，’我说。‘这桩买卖滴水不漏。即使是赝品，他也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现。何况他似乎认定那东西是真的。’

“‘是真的。’安迪说。‘而且就是他自己家里的那件。昨天我在他家看古董时，他到外面去了一会儿，我便顺手牵羊给拿了回来。喂，你尽快去拿手提箱吧。’

“‘但是，’我说，‘你不说是在当铺里发现另外一个——’

“‘噢，’安迪说，‘那是为了对你的艺术良心表示应有尊敬。快跑吧。’”

— 源 —

